

魯迅的死

魯迅的死

版權
所有
★
不准
翻印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出版

• 每本只售國幣一角五分 •

編纂 杜君謀
發行 陳富華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

印刷 大方印務局

電話三六一二三

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

上海千秋出版社總發行

魯迅的死目錄

魯迅生平

逝世一瞥

醫治經過

彌留情形

訃告治喪

遺囑內容

沉人甜睡

弔者盈門

日友哀悼

友邦唁電

輓聯一斑

工人往祭

家屬談話

宋慶齡談話

關於章太炎

最後著述

魯迅語錄

魯迅的散文

魯迅的諧諷

周作人的兒子與劉半農女兒

魯迅談通俗文章

魯迅先生殞落(曹聚仁)

瞻仰以後(胡依凡)

悼魯迅先生(寄萍)

悼魯迅(許白雁)

敬悼魯迅先生(沸)

悼魯迅先生(李因非)

魯迅死了(海源)

魯迅先生千古(秣馬)

魯迅先生(屠龍)

魯迅譯著書目(忻)

茅盾慟悼魯迅翁(旦華)

魯迅少年時代苦學的自傳(曉)

周作人談魯迅

從哀悼魯迅先生說起(崔萬秋)

二次走進「萬國殯儀館」(何家槐)

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趙景深)

哀魯迅先生(周楞迦)

郁達夫題句

魯迅的死

魯迅生平

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幼家貧。十八歲入南京水師學堂。爲苦學生。後赴日本入醫學校。辛亥革命前。參加光復會。從事民族革命運動。並開始提倡新文藝。民國紀元前三年回國。歷任紹興師範學校教員。北大廈大廣州中大教授。五四運動時。始以魯迅之筆名。發表「狂人日記」於新青年雜誌。代爲現實主義之文學家。除小說外。其尖銳的論文。尤爲傳誦一時。其主要著作。小說有吶喊彷徨等。論文有熱風。華蓋集。而已集等。翻譯有一個青年的夢。桃色的雲。叢書等。不下數十種。氏得年五十六。老母尙健在。夫人許廣平女士。子海嬰。僅七歲。兄作人北大教授。弟建人。商務書館編輯。

魯迅氏於民國廿五年十月十九日晨五時二十五分逝世於施高塔路大陸新邨九號寓內。噩耗傳出後。其親友等往弔唁者。有宋慶齡女士。胡風。內山完造。胡愈之等。木刻家力羣。並趕至爲雕遺像。其遺體由萬國殯儀館派柩車往迎。在館化裝小殮。停置於二樓禮堂內。時聞訊往唁者。有沈鈞儒。李公樸。鄒韜奮。姚克。巴金。張天翼。沈茲九。池田幸子。長谷川三郎。歐陽山等。瞻仰遺容。並慰問其遺屬。

醫 治 經 過

據氏生前至友內山完造談其病危之經過云。氏素患肺結核。今夏一度瀕危經須藤醫師主治。已漸康復。醫囑易地赴長崎雲泉診治。未果。故在滬靜養。本月仍舊寫作。十七日午三時。至虹口公園散步。歸途。經內山書店。與三五友人漫談約半小時。時北風大作。故適返休息。但以操勞過勞。寒熱乃突作。且喘息甚劇。夜眠不安。翌晨延須藤診治。因勢甚危。午後更延福民醫院之淞井博士。及石井醫院之石井醫學士會診。

彌留情形

病變時派有看護婦田島在旁照料。每隔卅分鐘。用酸素吸入。以助其呼吸。並注射強心針。蓋在兩日內無變化。即可渡過危機。至昨晨五時許。呼吸益促。經注射三針無效。心臟麻痺。溘然長逝。時在側侍護。僅氏妻許女士。弟建人。及看護婦等三人而已。

訃告治喪

魯迅遺體。移置萬國殯儀館下葬虹橋萬國公墓。由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參等八人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一切。發出訃告云。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爲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輓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聞。

遺囑內容

魯迅遺囑七條。轉錄如下。(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虫。(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和他接近。

沉入甜睡

在殯室中的佈置。很簡單。四週是置滿花圈和花籃了。靠裏邊。放着一張魯迅先生的遺影。遺影的下面是一張木刻家沙飛為魯迅先生在生前刻成的一張木刻。就在這兩張遺影前面。魯迅先生一榻橫陳。靜靜的躺着。魯迅先生的身上是穿着一件棕色的長袍。經過化裝了的面容。雖還依舊顯的很瘦削。但樣兒却很慈和。雙眼緊閉。有如沉入了甜睡樣的。

進去的人。就這樣茫然地對遺體站上一刻。然後向另室退去。

弔者盈門

前往弔唁及瞻仰遺容者。絡繹於途。共計團體一百零二。弔客五千二百九十八人。宋慶齡。何香凝。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暨祕書鄂山蔭。及在滬各國文藝界知名之士。均親往弔唁。男女學校團體。計五十餘。各地學生會亦派代表前往。有年在十歲左右之學童二人。臂纏黑紗。在靈前致敬。神情嚴肅。可見智識界對氏敬仰之一斑。

日友哀悼

華聯社東京電。中國文豪魯迅氏逝世消息傳到此間後。日本文學家如青野季吉。林房雄。秋田雨雀。藤森成吉。佐藤春夫。石濱知行。岡邦雄等均同聲悼惜。咸認魯迅氏文學修養深邃。社會思想卓越。爲東洋諸國文學者羣中之明星。此次溘然長逝。實爲世界文壇之國文化上之巨大損失。現秋田雨雀等爲紀念此東洋文學巨人

起見。已發起鳩集基金。爲氏鑄造銅像云。

友邦唁電

魯氏之噩耗。曾由治喪委員會電告各方後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來電云。頃得噩耗。驚悉魯迅先生逝世。駭惋莫名。先生爲一大著作家。今遽崩頹。文壇損失。胡可殫述。尙希節哀順變。以匡一事。是所至盼。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函云。周夫人苦次。頃悉周先生溘然長逝。駭惋莫名。特佈唁忱。尙望稍抑哀思。是所至盼。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電云。聞魯迅先生之噩耗。不勝哀悼。郁達夫由閩來電云。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祈節哀。朝鮮京城大學校長辛島及大阪每日新聞社長澤村幸夫等。亦均有唁電。

輓聯一斑

(一) 蔡元培。「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二) 曹聚仁。「文苑苦蕭條。一卒徬徨獨荷戟。高丘今寂寞。芳華零落痛

除春」。(三)唐毀。「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年誠何年。四個月前流過兩行淚痕。又誰料這番重爲先生濕」「言可傳。行可傳。牙眼可傳。斯老真大老。三十載來打出一條血路。特吩咐此責端賴後世肩」。

工人往祭

殯室的前面。另一間裏還掛有一幅法電工人讀書班送的寫着「喪我導師」的橫額。

家屬談話

據其弟建人謂：「魯迅生前。對於身體。不甚注意。最近用X光探肺部。除左肺有一小部分及左肺有一狹條部分外。均已結核重重。但仍寫作如故。每至深夜不輟。故其死因實可謂工作過度所致。」

又據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談：「此次國防文學之論戰。似無影響於魯迅之病。蓋魯迅罵人。罵過便算。被人所罵。亦不以爲意。其兄周作人現尙留平。或不致南

下。魯迅尚有年屆八旬之老母。亦留平。至家庭善後。尙未計及。幼子海嬰。頗喜機械。長成而後。將使之學習機械科。」云云。

許女士並稱：中流所刊之「死」。爲魯迅氏於病體稍轉康復後之遊戲文字。有表示自己不會卽死之意。今日竟成讖言。

宋慶齡談話

記者見到宋慶齡時。詢以「魯迅先生底死的感想」及「對魯迅先生身後問題的意見」。她的答覆是：「魯迅先生底死。在中國是一種重大損失。至於「身後」問題。魯迅先生生前既然爲中國民族求解放而奮鬥不懈。死後我們便得拿他這種精神去宣揚給全國的民衆。紀念他的辦法。則是把他的那種求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廣大宣傳到全世界去而幫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跡和偉業」。

關於章太炎

記者旋又把魯迅先生底最後遺著。就是那篇未完成的傑作「關於章太炎二三事

「一文的大意問諸周建人先生。他說：魯迅生前曾跟他談及過章太炎。說是章太炎曾經下獄幾次。但他不怕淫威。仍談革命。那種精神是可以佩服的；有人因章氏晚年思想變得腐舊。因而攻擊他。他認為這是不應該的。說是我們應該記住他的好處和優待。而不得隨便把捉住一件事來抹煞其他一切。根據魯迅生前的那話。推想起來他寫這文的動機說不定就爲這個意思吧。」

最 後 著 述

氏生時。與妻許廣平女士恩愛彌篤。故氏病時。其妻親侍湯藥。看護甚週。幾至衣不解帶。今卒不起。哀傷異常。遺一子。尚僅七歲。名海嬰。在大陸小學攻讀。亦侍隨父側。據許女士談。氏病自十七日轉劇。卽不能安眠。但神志甚清。惟以喘息甚劇。故臨終未有遺言。氏在月前。曾有隨筆「死」。發表於中流雜誌第二期。其中有擬作遺囑。當時僅亦文藝之寫作。而竟成讖語。以後當遵其所作遺囑做去云。

魯迅語錄

★……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

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錄這也是生活）

★……「古道」怎麼能行於今之世呢？竟還有人主張讀經。真不知是什麼意思？然而過了一夜。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錄查舊賬）

★……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迹。也沒有血腥。（錄幫閒法發隱）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了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凱子。但因為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

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錄關於翻譯）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至於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錄踢）

★……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些人物的鼻樑。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錄淮風月談前記）

★……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錄商定文豪）

魯迅的散文

想用幾百字來說明魯迅的散文。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並且專論他的散文的文章。從前也有了好幾篇。這裏祇就我個人的感想。約略說幾句。

我試用一個頂粗淺的比喻來說明他的技巧。他的散文。有如「擂鼓」一樣。在行文的起頭。祇有冬冬的鼓聲。但到中途。忽然轟轟幾聲。再又是冬冬的聲音了。殆及最後。又必轟然幾下。但也有全篇盡是輕微鼓聲的文章。如像「現代史」就是

。但這篇文章的最後仍是說。「寫到這裏。我才知道寫差了題目」（大意）。令人看了猛然驚醒。至於他近年的雜感集。如「准風月談」等作。則又幾乎每篇都是轟轟的鼓聲。

幾十年來。魯迅所敲的。就是一面催促文化界覺醒的戰鼓。

魯迅的諧謔

日本的文士某君稱讚魯迅是中國的「夏目漱石」（即草枕）「我是貓」的作者）。這是指他的風格說的。其諧謔處確與夏目氏相像。至於魯迅氏爲「中國的高爾基」。則是指他的思想說的。

魯迅有一篇隨筆。題目是「新秋雜識」。開頭就寫着：

「秋來了！

秋真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責秋……等等。爲了趨時。也想這麼的做